郎潛三筆

壬癸藏札記卷五

鄞　陳康祺著

康熙中王新城論鹽法嘗言但以兩淮付王東皋兩浙付魏環老兩人於其任何患不肅淸陸淸獻年譜亦稱王東皋之在吏部壁立千仞東皋蓋湯陰王御史伯勉字也少貧借棲枯寺忍饑讀書順治初通籍謁選授行人充山東

詔使卻例餽不干有司一語遷吏部郎掌選事淸介有名嘗語人曰岳忠武吾縣人也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誦此二語惟求無媿同年范印心自平陽

入

覲知其貧也懷金將貽之謁其廬語久之卒不敢出而

退一羊裘十年毛盡脫同官醵金製裘一帽一遺之東

泉曰伯魯生平未嘗受人一錢何敢煩公等同官言於

尙書固勸之乃受一日

世祖諭旨至部示滿洲尙書韓代尙書以無漢字召東

皋至屬書之辭曰譯字非郎中職出

上意耶伯勉不敢不書大臣意耶腕雖斷不敢書也既

改御史時有貲郎將授正印官持奏乃已巡城豪强屏

息無敢有輕裘怒馬洋洋道上者考滿內用臺長將以

巡鹽兩淮薦力辭不可曰內用之員例不奉差必以此事相付則前此弊竇吾不敢隱也薦者懼而止丁憂服除遽卒朝野惜之謂斯人再出其所表見何遽落魏環老下邪

山陰傅公平苗之績邵陽魏氏平江李氏紀之詳矣方公官鳳凰廳用前人鵰勦法戰守年餘碉堡林立苗垂困兵備成甯忌之數言於姜制軍晟傳同知不去苗必大亂已而吳陳受果擾內地制軍意動將劾傅召亂會巡閱至某縣驛方飯而苗數千環行館譟索食犒之不退中夜開門外驚鬨嘷號鼎沸暵而寂然一人從數卒

人謁傅公也制軍歎曰幾誤邊事卽委傅公討賊一戰俘陳受自後責成盡用其策苗禍乃紓人才之進退邊疆之安危繫之讒口百出長城立摧如姜制軍者蓋幸有此行館一驚矣此事他書未載惟錢氏記事藁稱姜公劾疏賴幕府崑山李以謙而少留然則苗疆之安堵以謙功在制軍上

王壯武公生曾文正同縣文正識爲將才而義師東征不甚倚爲緩急湘楚人士咸謂壯武輕改營制失文正歡非也按何應祺作壯武傳稱公陳法隊左右各百人鼓之人魚貫爲兩行左馳右右馳左三馳而圜皆持滿

外向再鼓之則左右馳復其伍對向爲格鬬左起則右伏右起左亦如之三起三伏士復馳乃變圜爲方於是後軍分出左右蛇行繞攻前軍三合而退其前左右軍亦互爲進退主將鼓角鳴臺上旗周麾士周馳聚爲城郭城爲三門先聚者爲左右行先自門出餘亦次第復爲隊士惟視聽旗鼓疾走如風雨無聲息可聞也又采采蘅蟲鳴漫錄稱壯武督兵勦賊每三五日集衆講聖諭廣訓及性理諸書暇日令軍士習射作字及聞令出衆皆奮勇爭先公親執桴鼓一鼓而軍士排列如牆再鼓左右翼兜圍如張翅追賊營礮子落於前然後三

鼓而馳勢如潮湧無不全勝据此則壯武之營制雖非文正手定其陣法實參互古意兼集眾長文正識量恢宏必不以此苛責康祺攷壯武初從文正先挫於羊樓繼敗於岳州賴文正惜公材武以水師窘脫而士卒喪亡極多文正一生謹慎殆嫌其意氣之過銳故九江之役不敢挈以偕行迨公智略益神勛烈益茂盡瘁戎幕湘楚失聲惟文正亦深惜將才之難得豈復以前事繩之按公卒後張忠毅運蘭劉忠壯松山遞統其眾後忠壯兄子京卿錦棠掃清漠北亦用此軍皆恪守公成法云

咸豐五年春王壯武由楚邊追賊於粵境假道甯遠張

老人者年百一十八歲縣中不知有老人饑寒鮮賙恤者公入其縣即遣人存問爲置田宅資其子使娶婦且召飲之比公破賊還復途過省老人老人則已抱孫矣乃邀之登九嶷山合賓客部曲張宴山上是日爲公封翁生朝客以次奉觴遥爲壽且慶公功酒酣公起望山東雲波浮湘悲樂故里悵然曰鑫常有三恨恨任事太早學業太淺用心太苦而多忤人身遭時變以士卒用力人號爲勁軍吾常恐世亂未已將無以畢三恨奉養二親爲將奈何老人起執爵慰以大義合席舉酒極歡公班師回楚即乞假幕府省親於是離家已四載矣迹

公九嶷張宴一會覺驅車九折阪置酒三垂岡叔子游
峴首梁公陟太行前史風徽猶可頡頏也
士大夫往來京師多假道通潞故其地張家灣河西務
諸名最熱人口按通州城南舊有漷縣本漢泉州地遼
初爲漷陰鎮後陞爲縣元至元間改漷州屬大都路明
復爲縣
本朝順治十六年知縣鄭駿以其地狹人稀申請裁併
遂於是年改併通州今放棹潞河無復知漷縣舊治矣
甲戌初夏舟過紀此
本朝典禮凡

社稷壇春秋常祀用玉惟禱祀不用乾隆二十四年社
稷壇禱雨
高宗諭旨云玉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傳記所稱
於義最著
特敕所司仍用玉將事
大聖人之敬恭禋祀據經定禮雖一物之微其不留闕
憾如此
受俘獻馘之禮行諸
午門所以欽
鴻貺揚武功也

高宗皇帝威德遠敷疆圉式廓乾隆乙亥勦平準噶爾部一歲而再行斯典及庚辰底定回疆討平攢拉促浸皆遞舉盛儀前代曠數百年所未逢者今先後六歲中觚棱金爵之旁凱歌四奏可云極盛乃恭讀

御製受俘詩於乙亥則有曰天德好生還貸死海濱多蹇又逢屯於庚辰則有曰從今更願無斯事休養吾民共樂康於丙申詩注則曰從此益願洗兵長不用矣我

先朝撫順鋤逆不得已而用兵之微意萬世猶可仰見也

正殿朝會雖舊典然率不舉行乾隆二十五年

上以平定金川又值
聖壽四旬之慶故一舉行後十年西師武成綏服回部
拔達克山安集延哈薩克布魯特咸稱臣入貢兼值
五旬萬壽仍
命在太和殿朝會宴饗時將軍兆惠自葉爾奇木得回
部樂奏送適至因
命於大饗所陳諸部末肆之
天顏大喜作歌兩章以紀其盛
本朝入關已來從龍舊裔大都漸習華言若漢臣則雖
號稱博雅之人亦未必諳曉

國語康祺昔嘗留意於此苦無師承爰取
欽定日下舊聞考譯語總目爲宗參以各種官書擇其有裨習用者錄之以備遺忘安巴堅大理也伊喇黍也錫里選拔也希達門簾也色珍車也唐古百數也穆濟大麥也赫德渣滓也罕都稻也洛索極濕難耕地也貝勒管理眾人之稱也尼楚赫珍珠也布希膝也又去毛鹿皮也尼堪漢人也巴圖魯勇也拉里爽利也布達飯也呼沙呼鵰鴞也薩都拉結親也鄂爾多宮也圖喇柱也安圖山陽也巴延富也赫嚕車輻也斡氣味也果實疼愛也烏珍重也舒嚕珊瑚也霞哩斜眼也呼嚕手背

也扎克鐵霞也伊勒奇前也按班大臣也烏珠頭也賽勒們鴿子也愛滿部落也瑪租也蘇庫皮也尼瑪哈魚也阿勒錦聲響也和勒博聯絡也伊徹新也賽納亦新也察喇注酒器也吉勒扆恕泰費音太平也納地也巴納地方也沙克珊狡猾人也善延白色也索琿姜黃色也達勒達隱避處也瑪呼瓶也聶赫鴨也伯特才力不及也卓哩指之也和卓美好也愛新金也蘇赫斧也雅勒呼肉槽盆也亦大槽盆也達爲首之稱也烏達買也烏嚕是也佛紳柄也準布提撕也達春敏捷也尼嚕罕畫也塔哈客也達掄飲馬處也錫津釣魚絲線也博勒

和潔淨也琿楚氷脒也含音色白也斡罕袖頭也瑠和
海白魚也阿達奇鄰也尼雅滿心也齊喇嚴也哈蕃官
也桂齊善也阿蘇綱也已上皆滿洲語特里袞爲首之
謂也圖魯卜形勢也託果釜也舒蘇高粱也索多烏翅
大翎也道喇下也諳達夥伴也特哩齊整也徹伯爾廉
潔也保喇雄駝也巴圖堅固也鄂勒哲壽也錫寶齊養
鴒鳥人也集賚輪流值班也和爾果斯牧地遺失也齊
蘇血也哈喇黑色也哈斯玉也達爾罕凡有勤勞者免
其差役之謂也察納那邊也伊嚕淨也布哈犍牛也果
勒河也特穆爾鐵也雅克結實也喀喇黑馬也庫庫青

色也齊達勒勤也伊克大也德勒衣也丹有也岱亦有
也台亦有也伊蘇九數也察罕白色也博囉青色也額
森平安也阿爾花紋也尼格一數也納奇錫絨線也羅
卜科淖泥也博爾濟二輩奴也和必斯樂器名也都壘
式樣也默色器械也博果岱麥也搭齊兒瘠地也和坦
城也禾和爾絨也和遜空也伊爾鋒刃也圖裂闘有柴
也阿穆爾安也烏蘭紅色也準東也阿薩爾閣也珠古
厚也摩該蛇也博果密包裹也瑪勒闘有牲畜之謂也
瑪勒牲畜也鄂齊爾金剛也達納管也色辰聰明也庫
魯克超眾也布延福也格根明也特古斯全也布爾罕

佛也察克時也蒙古臺有銀也烏德美送也多羅岱七數也筆且齊寫字人也札札爾古齊斷事人也賽音好也衰深也巴克實師也濟蘇顏色也特爾格車也伊遜九數也岱爾牡鹿也札達石也扎拉爾帽纓也特穆爾鐵之最精者也奈曼八數也索諾木納木結有福人也喀布拉天靈蓋也諾摩罕樸實也蘇蘇勒巴敬也達喀噶齊頭目也鴻和爾黃色也拜珠存也索約勒教化之化也哈喇明也阿寶克利也婁龍也都爾蘇規模也台哈長毛也圖們萬數也納琳細也阿巴齊行圍人也多羅七數也尼古勒罪孽也珠格爾閒散也額蘇倫梵天也

拜達勒形像也奇塔漢人也伯奇堅固也薩巴器皿也呼喇楚積聚也浩爾齊吹笳人也和斯雙也茂不善也克呼野外也哈布爾春也克特火鐮也塔斯性烈也伊札爾根源也拜不動也諾音官長也賓古納審問也達蘭七十數也阿嚕岱山陰也蘇嚕克牧羣也奎騰冷也都古爾濟盈滿也克埒木牆也諾海犬也阿固岱寬也烏蘭巴爾紅虎也哈喇婁黑龍也錫里濟選拔也已上皆蒙古語詳衮理事官也迪里頭目也薩勒迪甲也珠克房屋也已上皆索倫語伊實智慧也達什吉祥也札實亦吉祥也多爾濟金剛也帕克斯巴聖也僧格獅也

昌酒也通飲也諾爾布財也蘇隴守護也裕勒地方也綽爾濟法師也鄂特色爾金光也鈸珠爾無違之謂也額琳沁寶也佐特庫也淩長也藏布美好也雲丹才也索諾木福也策壽也貝實勒琥珀也眾密克智慧眼也足克藏首飾也古爾帳房也壽勒斡勝也扎巴徒弟也默火也沙肉也明埒好名也棟砷磲也阿五數也年妙也圖沁大力也綽斯法也安布不善之謂也古拉身也納克楚黑水也嘉木揚文殊菩薩也已上皆唐古特語夫稽詢故實必先出語言文字入門今日士大夫苟留心世故講求西法雖習李耳戎言學鄰隆蠻語亦復何

嫌況煌煌乎
中朝國語乎抉擇登載殆不過千百之什一宏雅之士
或有以引其緒焉
池北偶談茂之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
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寄詩云積雪初
晴鳥曬毛閑携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
翁猶緼袍按茂之林氏古度福清人
國初移居金陵嗜客耽吟遠避權要殘氊破榻讀書琅
琅孤鶴蘆花七字漁洋愛其雅韻清才予尤多其貞操
介節也

通州布衣邵潛潛夫明萬歷間已以詩歌名江表康熙初年八十餘矣家貧苦徭役值漁洋司李揚州按部抵境首謁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輿從徒步而入邵曰適有酒一斗能飲乎漁洋欣然爲引滿流連移晷始别有司聞之立除其役康祺謂此雖小節亦晚近貴人所難

浙江嵊縣有小村落曰俞家莊道光壬寅西人寇吾郡官兵莫能禦越州震動嵊尤有脣齒之憂鄉民起相約捕魚海上一日見有夷船停泊突入其船奪其兵仗殺夷人過半折毀其船取其貨物以歸意夷人必來報復乃操小舟十餘隻載稻草菅索捕魚海上如故不數日

果見火輪船二揚帆來鄉民俟其近各快利刃躍入水中密以所携稻筐繫兩輪旁船不得動夷人方愕然鄉民已躍火輪上出利刃擊夷夷盡殲焉取其貨物防守益固夷因不敢入慈谿縣境而一邑無恙蓋亦靜以待動之法也見陸伊湄大令所著庚辛日記今海防孔亟錄之以俟采擇者

西人之陷吾明州爲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庚戌其明年三月乙亥始棄慈城遁二日并棄鎮海時將軍奕經參贊文蔚疏張其戰功以收復告

詔第諸將勞績升賞有差其實甯波之復倫兒徐保張

小火及其黨六十人力也吾師徐先生時棟集中有偷頭記一篇甚詳且塙刪節錄存非欲翹將軍參贊之過也記云西夷英吉利據甯波府我師襲攻之不克時六將屯紹興而前鄞令舒君在軍中一日縛間諜至將斬之舒君詰其人則府之善爲偷者也意哀之曰若爲諜而死盍爲偷而生若能竊鬼頭來吾且白將軍賞資汝偷諾而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色謂其國人白鬼其收刺他部落以爲奴爲兵者爲黑鬼既而偷果以夷頭獻舒君介之見將軍將軍大喜厚賚之又既而獻頭者紛若乃與慕偷計其直黑鬼一頭錢若干白鬼倍之生

獲又數倍之自是踰城洞穴日昏暮徧府中無非偷者夷據城夜必巡街巷兩夷先後行方格磔笑語後者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旋又失其頭或著夷衣冠持竹杖橐橐然曳烏皮屐以來夷人近與語遽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頸使不得鳴而絞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箝口置諸橐縋以出城或爲夷所見追之則別一偷自曲巷出遮偷追者頭夷巡城上亦往來通夕羣偷各以長籐爲環喑默候城外聞巡者過爲怪聲驚之夷倚堞俯視遽以籐環鉤其頭而墜塞其口而反縛之候如初城上夷詗墜者誤失足

皆伸頭下覘思援之又盡爲偷所鉤致乃譁然擁所獲以去疾如風凡城内外以竊鬼頭至者蘂日衆計日巧所獲日多其奇策祕術莫得而詳也一日將軍復下令得羣夷百不如得酋一能生致之賞萬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首可也久之反命酋不可得蓋酋不夜出其所居邃室環以夷兵又一夕屢易其寢所得酋一不如得羣夷百之速而易也顧酋雖防護甚謹而心常惕惕每日夕即般觫自驚擾旦夕以失首報者恒數十或至百餘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他去而將軍以克復府城入告矣康祺拔先生所述吾鄉人皆能言之以余所聞定

海之役葛鄭諸公之忠骸亦由羣偷竊以回營偷並於
甬江中置小艇伺西人出狙擊之所俘獲亦不少前法
以靜制動此法以動擾靜偏謀詭計當爲洞曉邊事者
所鄙夷然而水陸異形地學不講南北畫界爭權不專
武夫狃前功而驕胥生守成法而泥舟車器械師其皃
而遺其神玉帛兵戈決於朝而更於夕杞人之憂耿耿
在臆不得已而錄此下策姑備蒭詢其亦可流涕長太
息矣

商邱宋尚書犖於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奉
命撫江西舟次蕪湖聞楚北兵譁西江震恐亟鼓棹入

南昌撫慰之蒞事未十日奚有奸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結楚逆以酉字帖授其黨將以詰朝謀不軌公偵知奸謀乘夜計禽二元惡且即縣首藁街餘黨獸散亂遂平公自作禦發詩紀事儒雅鼓吹之才乃有此從容填撫之策國知封疆大帥亦不可不用讀書人

趙秀穀公撫楚嘗微服偕藩臬之市肆中問政得失市人盛稱公而詆兩人兩人愧汗不敢出一語公偕藩臬去頃復還呼其人諭之曰若言兩司過兩司必怒若然有我在無恐因以所攜扇貽之曰持此謁藩司則無事矣明日藩司以扇還公公徐語曰人言可畏也其後藩

臬亦奉法屬縣水災公與一僕操小舟抵城下晨興坐
縣堂令鶩起伏謁公索米飲一甌啜已即去此二事未
見紀載惟顧述恒爲公元孫億生題公撫浙時頌德遺
冊述及之
大學士公福康安督蜀勢張甚鈴下廝養憑藉搏噬一
日與夫人入人家攫叙珥都司徐斐見而訶之其黨伍捽
徐撻辱冠服皆毀姚方伯令儀方爲成都太守捕治之
甃其魁公相怒曰守敢爾詰之則抗詞以對時姚已奏
擢川東道乃遣騎追前疏還然姚直聲震西川矣後卒
開藩是省同治閒吾浙吳仲雲制軍振棫官蜀中蜀人

猶有言其事者制軍爲製太守怒樂府又綿州李觀察
調元童山詩集有清江行爲福公出征後藏過綿而作
其述當時供張之盛聲勢之赫亦復窮極奢麗尊若帝
天可見福公雖有功邊疆未免威福自恣宜
仁宗睿帝諭旨每誡臣工多以福康安與和珅並舉歟
今之身非勛戚進由武功國寄鎖鑰家對旌節者幸無
忘滿盈之戒開貨賂之萌而使鑽營狡長矣
中朝宰相之非人也
李本忠字凌漢漢陽大商也一日赴歸州請於州牧曰
州多險灘本忠之祖死於是父亦嘗瀕於死心竊痛之

願出貲募能伐石者州牧可其請州灘以平又走蜀之夔州一如請於歸州者皆得請既去諸灘石又以楚舟泝江而上必用挽夫數十人負緪走崩岈間恆失足顛隊死乃鑿崖通道以利其行始嘉慶乙丑訖道光庚子凡平險四十有八所費金二十萬蓋曠世義舉也楚蜀有司聞於大吏以上於

朝本忠及其子孫並膺四品章服之

賜或撰其事顛末曰平灘紀略至今往還楚蜀者艤舸大艑中猶時聞長年老輩嘖嘖道李凌漢也賈遷小夫負夸娥愚公之志卒潰於成久官斯土者咸自愧心力

之弗逮焉亦奇人奇事已

舊例潁州府屬凶徒結黨三人以上持械傷人者不分首從發極邊烟瘴充軍僉妻發配江甯鄧嶰筠中丞撫皖奏言潁屬民俗强悍非此不足示懲惟僉妻發配似無深意此等婦女本係無罪一經隨夫僉發如長途摧挫難堪兵役玷汚可慮或本犯病故則異鄉嫠婦飄泊無依或本婦身亡則失恃孤嬰死生莫保况潁屬婦女頗顧名節一聞夫男犯罪自知例應同發或傷殘以求免或自盡以全身在本犯肆爲凶暴法固難寬而本婦無故牽連情殊可憫疏入奉

旨刪去此條公牘文字能如此周詳愷惻宜其動
聖明之聽而造福閭檐也
唐鏡海方伯守平樂時值楚猺不靖奉檄防守富川富
川十三源之猺以耕作世其業且有隨民籍入庠序者
而宋塘三輩龍窩平市倒水五源稍麄獷不改蠻夷故
習方伯授以團練之方教以坐作進退長幼尊卑之禮
咸欣欣然於是五源各建義學擇其子弟之秀者予以
四子書村設蒙師而分授之方伯一至猺童繞膝而嬉
捧書而誦如子弟焉論者謂當時楚南之猺既焦爛於
羊泉粵東之猺又跳梁於八排若皆如方伯之儒服行

邊以詩禮化頑梗可使蠻烟瘴雨之鄉百年不見兵革也

不能用以治河見於宋史曾鞏爲陳堯佐作傳嘗詳誌其事然已久失傳矣漢陽李晒雙士任泰州通判偶讀南豐文匠心獨運竟與古合遂上其議於相國高文定公斌適淸口禦壩工險高公用其法遂慶安瀾後河東完顏司空仿行之效更大蓋蓄不能挑水護此岸之隄而水挑卽可刷彼岸之沙較之下掃開河事半功倍防河利器也今人偶見一物製度精良輒歸功於西法不知

中國相傳經史中前民利用之具早有成模奇伎淫巧之觀本非夙尙卽如木龍治河何嘗假機器分豪之力哉

黃河報汛水卒有所謂羊報者河在臯蘭城西有鐵索船橋橫亙兩岸立鐵柱刻痕尺寸以測水河水高鐵痕一寸則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報先傳警汛其法以大羊空其腹密縫之浸以麻油令水不透選卒勇壯者縛羊背如乘馬然食不饑丸腰繫水籤數十至河南境緣溜擲之流如飛瞬息千里河卒操急舟於大溜候之拾籤知水尺寸得豫備搶護至江南營弁以舟邀報卒登

岸解其縛人尙無恙賞白金五十兩酒食無算令乘車從容歸三月始達按此卽元世祖革囊遺法也長風巨浪之中毒龍老蛟之窟驅血肉之軀與河伯馮夷爭邀捷其法則奇其事則險豈舍此別無良策歟

李徵士艮年卽前筆所稱小字阿京者幼與竹坨太史齊譽不中人構朱李並品尤嶄然峻絕應召入都諸公貴人多折節下交徵士獨高矚雅步不肯爲翕翕熱先是

御試未有期寳應喬舍人萊語之曰高陽論海內詩家首推子矣他日有謁宜造謝者徵士曰詩小技也窮達

命也相公知吾詩孰與相公知吾守乎堅不往問者以為誑及見放始信

乾淸門侍衛安祿超勇公海蘭察長子也嘉慶四年川楚教匪之役追賊陣亡

上深爲憫惻諭稱安祿甫至軍營即能奮不顧身海蘭察於九泉下亦當自喜有子並

命將安祿新生一子

賜名恩特赫默扎拉芬即襲公爵而其弟安成襲騎都尉世職卹忠之典與大員殉難相同蓋

睿皇帝追念公之殊功懋伐也前筆記公姬人阿芸殉

節甚詳公得此深明大義之貞姬復有此爲

國捐軀之肖子洵可含笑九幽而阿芸勸誡公子之功益不可沒矣

孫文靖公從征緬甸過天生橋橋崩馬墜已濡足矣忽躍登岸又在緬界斷餉三日同官家奴有斃馬髀於釜者公過啖之適奴覓薪自後至不知公也拔刃一揮已及頸矣適同官自帳後亟止之幸而無恙同官即劉公秉恬也文靖即以征緬功受

高宗知遇洊擢大臣列五等爵嗚呼白面書生因緣遭際年逾歲擢擁節鉞而踞胡牀幾謂功名我所自有抑

知前代勞臣其進身顧如是盡瘁哉

吾鄉阿育王寺晉松鐵骨霜皮閱三千載無恙道光庚子西人擾其地松即枯漢軍徐司馬榮過而慨焉名之曰忍辱忍辱者不忍辱也司馬與鎮海姚梅伯先生爕均有忍辱松歌

徐東海之修一統志也開局包山辟四方知名士爲輔時無錫顧處士祖禹精地理學名最高固延之三聘乃往書成將列其名以上處士不可至欲投死階石始已其自晦如此或謂處士嘗游耿精忠幕中干以策不用乃去或言其客游嘗主膠山黄守中家恐皆出自忌者

之口也

顧處士所著讀史方輿紀要博聞宏辨囊括古今甯都魏禧叔子稱爲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業江夏劉湘煃者嘗校顧書十餘年愛其精博而微疵其縱橫著讀史方輿紀要訂若干卷禧弟子梁份嘗著秦邊紀略有肆無圖湘煃得圖以校梁書宛合知郎份舊本顧與處士書頗齟齬湘煃因合訂爲秦邊紀略異同攷士人秉兼人之才窮老盡氣覃精一書終不能免後世之訾議著作之事眞非易言按份傳禧學不仕爲西邊大帥上客其書僅存湘煃受業梅文鼎以諸生終所著書多零落均可慨也

荆谿周君濟保緒晉略文六十六篇其所作也晉書繁
蕪君文以簡核勝雖敘事間未詳贍而大體不失爲精
當其風骨尤有不可及者君以嘉慶戊辰聯捷成進士
有盛名概相戴大庾逆謂曰子必得大魁廷試對策幸
無過激君對曰此乃士人進身之始敢欺君乎大庾失
色曰謹受教遂不得上第歸班後數年選淮安府學教
授與知府論事不合投劾歸遨游山東諸省晚客漢上
依其同姓官制府者以老晉略即制府爲之刊行者

壬癸藏札記卷五終

壬癸藏札記卷六

鄞　陳康祺著

丹徒嚴廉訪士鋐令四川華陽時甫涖任而西藏廓爾喀兵事起貝子福文襄公爲大將軍征之軍事絡繹於道自成都至打箭鑪皆設軍需局公言於布政使英善曰大兵大役
聖人所以綏遠人靖邊陲內地民人尤宜愛護兵部勘合須行在案凡可爲百姓撙節者所以仰體
皇仁有藉端需索徵求無厭者必痛懲之會總督和琳傔從入局苛索夫馬酒食勢囂甚廉訪立擒治申請遞

解回籍眾爲之肅潼川商納貲爲職道而負鹽課鹽道林儁爲之調停其人抗不服大府以委廉訪申其罪請褫革加桎梏焉別籤商人如原議此非所云不畏彊禦不侮矜寡者歟拔嘉慶間教匪之役公嘗從將軍德楞泰大營請招團練爲鄉導募鄉勇萬人而以桂涵羅思舉爲隊長進討比有功桂羅皆以剿賊勞官至提督然則公之韜略可想矣

范文肅公文程在

盛京時

列聖皆呼其官而不名以其形貌頎偉

御賜衣冠皆出特製蓋其時漢臣在班列者尚寥寥公獨受股肱心膂之寄也

順治初睿親王攝政凡言官劾大學士馮銓者多降譴九年十一月范文肅公乃竝原疏進呈

世祖覽畢問曰諸臣所劾誠當何爲以此能公對曰諸臣疏劾大臣無非爲君爲國

皇上當思所以愛惜之遂

命俱以原官起用我

朝直臣輩出權貴不敢奈何者由此舉開其端也按公平居言治天下惟在得賢庶官有才者不以一眚掩瑕薦拔擢時爲奏請爲眞休休宰相之度

聖祖皇帝初親政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

廑念爰

親書大畧懸之宮中㭊上至三十一年
諭旨述及之猶云至今尚存
聖人之宵旰勤民卽此可見
漢軍文襄公靳輔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傾軋亦最多康
熙二十四年
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
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旋
召公及成龍至京集議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公仍
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時大學士九卿從公議而通參
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珏均是成龍寶應人侍

讀喬萊亦奏輔議非是乃
命尚書薩穆哈等勘視奏稱海口不必開會湯文正以
巡撫入爲尚書獨奏下河宜濬卒以廷臣異議
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未嘗專從公策也二十六年
諭又詢下河田畝何策可紓水患公仍主築隄減水之
說時成龍撫直隸
上以輔疏示詢成龍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
詔遣尚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
孫在豐會勘惟佛倫奏應從輔議天顏在豐議均與公
左明年正月御史郭琇劾公糜費帑金攘奪民田横取

米麥越境貨賣科臣劉楷臺臣陸祖修復交章劾之天
顏在豐亦疏論公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公自
請入覲
上御乾清門
命輔與成龍琇各陳所見卒
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公職後又
命學士凱音布侍衛馬布尚書張玉書圖納等先後往
勘均將公治河功二十八年正月
上南巡閱河輔從行
上親見隄工河道始

疑輔實心任事勞績昭然復原品三十一年復任河督
而公不久逝矣逾年
召見河督于成龍原署河督董訥責以排抑靳輔
諭大學士曰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靳輔栽柳及朕南
巡指詢成龍無辭以對董訥亦曾言之彼時九卿皆言
靳輔當從重治罪若即誅輔則死者可復生乎成龍訥
皆叩首自來勞臣任事異說朋生因而毀成功沮大計
或且殄身其中者何限以
聖祖之明公之忠勤結
主知而湯文正于襄勤郭總憲諸公又皆公忠者碩非

有一豪妨賢害正之心而時會所遭乃至千挫百折含尤忍詬幾幾喪生平之望實而是非功罪後人亦莫可與明益歎功名之地之不易處也

洪稚存劾寶諸城於身後小峴侍郎紀之衎石侍御辨之余前卷述衎石之言而疑之謂小峴與寶洪皆故交必不以一言誣兩友也茲恭繹

仁宗諭旨知稚存書內所稱語事和珅者實孫士毅寶光鼐李綬吳省欽蔣賜棨韓鑅吳省蘭胡長齡汪滋畹諸人時孫李及寶公已物故此外羅列負蹟諸臣則

諭旨未爲宣著蓋

上亦嫌其所言之過實也衎石生平留心掌故乃遣信
洪幼懷之一言不及詳稽檔案何歟
康熙四十四年
南巡駐蹕江甯將
啟鑾矣以在籍諸臣籲請
允留一日時桐城張文端公英已以大學士致仕迎
鑾淮南隨至金陵亦以爲請得
旨念老臣懇求諄切准再留一日啟行四十六年文端
迎於清江浦仍隨至金陵
上亦允公奏多留一日初文端予告時瀕行

御書篤素堂三字以
賜在淮安則
御書謙益堂及葆靜匾額在江甯則
御書對時及世恩堂匾額他所
賜賚不可勝書
黃幄戊校之尊嚴止
玉音以片語綠野午橋之淸閟曜
奎章於四隅史乘傳流有餘寵焉
宣宗登極之初下
詔納言一時上書者多務剴直而錢塘陳參議鴻所言

尤切中其論聽言用人理財䟽云聽言有三曰虛受曰聰聽曰明辨用人有三曰隨時保舉曰破格擢用曰即事考核其請復曰講及畿輔營田水利二大端亦為世所傳誦嗣請復兩浙鹽制裁鹽政歸巡撫遂為營私者側目及稽查銀庫籌杜積弊諸私人尤多不便婁齮齕之雖賴

聖明曲賜保全而參議已不安其位然未幾假照截留之獄起其弊皆由銀庫連染者至千餘人吏臨刑有歎者曰使陳公在何至此亦足見參議之居官去削稜剗崖隱釀巨禍者萬萬矣

孝感熊文端相國引退後初留京師嗣疏辭食俸歸老於江甯康熙四十八年卒遺疏至京其同姓編修熊本私入薦已語

上覽疏

諭廷臣曰熊賜履學問旣優人品亦端此遺疏內薦舉其姪熊本必係虛僞

命總督噶禮確察噶禮取其疏草以進果無是語下法司鞫擬論熊本罪如律或曰噶禮迎合牧忌所呈疏草未可據然而

仁皇帝聖人也明良一德與文端相知契久矣熊本何

人能欺

聖人乎此之謂自作孽不可逭

相傳張文端公英母太夫人嘗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覺而生子命之曰敦哥數歲夭母慟甚夢異人復至曰吾終爲夫人子遂產文端名以敦復長遂爲字小說家紀述其事略有異同康祺以爲皆妄誕也偶見漁洋居易錄稱文端爲夢敦姬泉姚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雄於其去年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識異一絕下二句云正似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自注極詳姬泉恪守洛閩乃亦信佛家輪迴之說因知茲事之有

徵惟敦與文端忠奸不倫蓋在衰世則爲亂臣生
熙朝則爲良輔人才代出仍隨氣運爲轉移此身異性
存之一轉語也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亂[illegible]姚公立德方官河帥值
東撫徐公績勦賊不克退駐東昌府城公與之協籌守
禦府東門外人烟輻輳爲南北往來水衢賊傳檄某日
攻城先一夕東廂火起撫軍疑賊至登城促令放礟公
曰事未得實萬有一誤則城外生靈塗炭民心惶變恐
失城不待賊至矣相持不已撫軍欲手自縱火公從後
掣其肘未幾報至則民居失火非賊也撫軍揖謝公公

曰君志在急滅賊不暇恩耳人服其雅量

畢秋帆制府撫陝時甘肅回人不靖阿文成公奉命督師往勦省垣有張回子者爲內地回人之望擁貲百萬尙書素知其人一日方與兩司議籌防有飛騎傳軍報至尙書啟視卽置鞾中兩司退召巡捕曰汝持我名柬卽邀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尙書曰我欲收汝不汝邀矣我固知汝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百口保汝張叩頭出後知文成營中獲一諜親訊之指張爲謀主諜固嘗傭於張以盜牛逐也文成已入告馳書陝撫密收尙書亦卽拜疏以全家保

其不反事遂得寢然其時方修城回人之居門拖者不下數萬張素任俠爲族屬所信嚮諸回多伺其動靜以爲從違設非制府之推誠布公後患殆不可料也制府歷官之政蹟傳聞異辭是舉從容鎭定弭亂無形蓋猶從讀書稽古來矣

山陽邱公象升官止大理寺寺副仕雖不大顯而其亭平鉤考頗有足述蓋亦

本朝刑官之表表者也三楻反有逃人來歸吏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執定律議減罪一等河南所上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議斬公閱卷太息

曰烏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屬豈無寃乎明日呂言於三法司三法司不能難遂緩死時長安爲之語曰耶公爲理民無寃死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按孔季彥嘗有此議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

詔從未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諒哉

英煦齋協揆以道光三年冬充冊封佟雅

皇后持節使其夫人薩克達氏先奉

諭旨從詣

后宮行家庭禮屆期偕協揆夫人同入東華門觀者羨之程春海侍郎方爲編修舉唐權文公與縣君同朝興

慶宮故事取其詩句請公爲比翼朝天圖以紀其盛

耿逆反於閩其黨分陷浙之遂安教諭鄒儒與其子宏志有拒賊復城之功抑而未上時康熙十三年也越三

十年

聖祖南巡宏志於吳江道中具本啟奏並繪圖四幀摹

當年戰守狀乞請

旌表內侍傳呼幫上船來

召見宏志以圖中有宏志冒死救父踰城斷齒事

上親驗視遂邀

褒諭命入宋金元明四詩館効力敘官宏志後官山西岳陽縣知縣增補六圖徧徵題詠王漁洋毛會侯諸君皆有詩按漁洋詩不見本集國朝詩別裁集稱爲桐城方式濟作

劉文清公立朝謇諤風骨棱嶒世幾以笑比河淸之包

孝肅相擬王惕甫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光自注石庵相國有愛姬王能學公書筆跡幾亂眞惕甫蓋嘗見姬爲公題甲秀堂法帖籤子也耆英老輩偶露風懷正見理學名臣其眞性情去人不遠

常州舉人惲敷乾隆某科就大挑監挑大臣某公以揮音呼其姓惲復朗聲自呼以正之某公內愧其誤而惡惲之不爲掩覆也屏不入選越數年復赴大挑主事者爲

成親王見惲姓卽驚喜曰是南田先生後人耶亟予一等同一貴人而雅俗之相區至此

康祺弱冠學爲駢體於
本朝則極喜讀毈卷施儀鄭三家之文讀鷗詩學尤瑰
奇孤秀世之能文章者無此兼長也顧其人亦非文士
少隨父官山西郎神儁有聲出應鄉試諸公卿爭欲羅
致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尤欲得君君聞之遂不
復應其集中所爲貽友人書者也父兄歿後家貧甚債
集其門議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舊事君獨
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弟隻身客游以爲養諸大吏
多賢其才傾身內交君未嘗有所私請於義所不可疑
如也胡侍郎克家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以

國用不足議加賦君力贊侍郎白大吏寢其事曾侍郎燠轉運兩淮尤重君君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兩侍郎平居議論頗不合於君皆無間言道光紀元例舉孝廉方正太倉以君名應
詔君力辭未幾赴修文之召矣康祺歷攷近人書始知君蓋古畸人貞士之流其才可能其品不可幾也君名兆蓀字甘亭所著集名小謨觴館

國朝浙閩總督鐵嶺趙淸獻公廷臣惟艮折獄摘發如神其最傳人口者數事杭人至今猶能道之有盲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纂簍中有錢五百懷之

走屠者覺而追於途盲者撫膺跳曰天乎吾辛苦積此錢乃欺吾瞽而要刧乎衆皆憤憤公過爲遮訴焉屠者亦泣陳公笑命吏取盆水投錢其中浮脂熒熒也乃斷歸屠者法司鞫殺人者既自承矣公見所上牘而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寃後果獲眞盜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頳顏赤鬣絳衣冠猝入人家壯者逸弱者匿魃去而財物空矣公曰吾當禳之密戒邏者分伺拚捕果獲暴卒伏法焉馮山公記此三事謂古人有行之者如張舉余良肱張田之屬載在前史公殆學古有獲康祺竊謂淸獻三事皆牧令所應爲前史相類亦

不止如山公所援引且人即不讀書其稍具吏才者似尙不至妄斷斯獄乃自古迄今已翕然歸以神君之譽也亦可歎矣

漢軍孫襄武公思克三等男得功子也初勦厄魯特繼平吳三桂嗣征羅卜藏皆獨領偏師積功最偉最後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進討噶爾丹至昭莫多大敗之奏捷

召赴京

命侍衛迎勞

賜袍褂鞾帽等物

御製詩箋有鷹揚賁遠略宿望在西郵之句入
覲暢春園
賜御書綏懷堂額及端罩四團龍補服花翎朝帽朝衣
朝珠鞍馬
命還肅州提督任康熙三十九年卒於官櫬還京師自
甘州至潼關沿途軍民無不號哭相送
上聞之
諭曰誠可謂將軍矣晉一等男雍正朝入祀賢良祠乾
隆朝
詔子一等男世襲罔替是亦

國朝一名將其戰績不亞趙良棟王進寶諸公而其名稍晦故載之

康熙初投誠武職許自請改文職以參議僉事同知通判等官用南昌熊大司空一瀟時官臺諫疏言巡道寄方伯邅帥之任同知通判分兵刑錢穀之司此等不文不武之輩一經改授罔知愛惜功名覬覦營私情未可定請停改授之例

從之又其時権關林立部曹奉使監稅亦無定員公奏關稅原有定例一持籌記筴之人自可勝任今員數繁多恐新員差出舊員未歸之時將有一司無一官者且

一城數關亦應酌併至
京師左右兩翼較在外各關錢糧更少今滿漢兼差亦
可裁汰一員俾綜部務部議不准行得
旨各省相近之關應否一處兼管由督撫察奏兩翼稅
差著再議尋議兩翼應裁漢缺江甯西新關併入龍江
關蕪湖工關併入戶關廣東遇仙橋洽光廠併入太平
關俱如一灝所議按其時淮安三關先經漕督顧保奏請裁併從之公所上諸
摺有益於官方民命大率類此康祺竊謂多設關卡一
端徒累民生無益國帑在今日尤當務之亟也
康熙五十八年三等侍衛畢里克練鷹至淶水時知淶

水縣事者奉新甘莊恪公汝來也畢里克強宿民舍毆傷人莊恪拘訊之事聞交部質審議革知縣職而付衞僅罰俸、特旨畢里克革職汝來免罪是時莊恪直聲聞朝野雍正三年遷廣西臬司明年擢巡撫距部議斥罷僅五載也受知兩朝遂躋極品强項令果何懼而不爲乎

今直省府縣學明倫堂均懸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聯語按陸以恬冷廬雜識稱係遂甯張文端鵬翮所題惟原題上聯首句

旨

小裴中丞署貴州巡撫時黔省每年額辦京楚白鉛七百餘萬觔鉛廠僅三處開採年久物力漸絀中丞察知上下游附近水次地均產礦飭屬試辦增新廠二一爲松桃廳屬巴壩山歲可得鉛二百餘萬觔一爲遵義縣屬新寨歲可得鉛百餘萬觔分撥京楚兩運每歲獲節省銀四萬三千八十兩有奇疏聞得

旨嘉允是二廠不知今何如仿西法試之當工省而效倍其上下游水次之礦可開者亦當不止二廠也康祺每論滇黔二省山川盤互礦產必多在昔日珍奇指棄

辟如藏富於民在今日戶牖綢繆轉恐慢藏誨盜況黔爲天下將成防正亟饟餉無資地不愛寶當軸者宜略更成策矣

雍正二年十月高文恪公其位奏進黃浦漁船所網得雙夔龍紐未鐫玉印時公提督江南駐節松江漁戶詣轅所獻也

諭曰此事若出自他人非卿奏聞朕不信也卿乃忠信老成封疆大臣斷不致揑造虛誕以阿諛取容今賜卿數物以示嘉悅

世宗是舉既以慰藎臣忠愛之忱又足杜奸回符瑞之

說

至人作用之神即此可管窺已

臨川李穆堂閣學撫粵西時疏陳練兵事宜五條弟二條云陣法各有所宜四門方陣止可施於平原曠野而廣西援勦常在山溪之間背山而戰用一字陣山曲用三才陣夾溪用雙龍陣八面受敵用八門陣四面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雷掃地陣羊腸鳥道用出路連環陣宜分演習加式弟四條云猺獞土苗所用鳥鎗較營鎗更長可及百五十步惟礮可以制之五子礮施放更利宜增制閣學秉性忠直必非襲陳言以睎

恩眷其所論陣法鎗制邊州山縣皆可仿行當不止粵西爲宜也採之以代洴澼洸方

雍正元年元謀陳閣學時夏以御史授河南開歸道仍帶臺銜四年署江蘇巡撫

世宗念時夏母老家居以道遠未迎養

特命雲南督撫資送至蘇州復

賜人葠以慰高年行役之勞康祺案閣學撫蘇三年興修水利以外無甚政蹟恭讀雍正六年

上諭云汝自蒞任以來盜不能緝吏不能察承追錢糧不及完二十分之一蘇郡大開銅鋪而不能禁止河工

遲誤而不能勸懲惟令戲班減少大半綢鋪關閉十家僧道數千百人還俗祠廟數處改爲書院在汝意以王道變化風俗但不知實有益於生民處何在旋降授營田觀察使然亦可見閣學之當官雖儒緩寡效而志在休養生息返樸還醇才不足而德有餘不得謂非留心
國是宜其丕邀
殊眷寵及慈庭與
大宗伯德清蔡公升元康熙二十一年一甲一名進士由修撰遷中允後卽請終養四十二年迎
駕嘉興奏對

御舟賜日得
旨蔡升元在講筵甚久家計甚貧賜銀六百兩爲葬親
費事竣即來京時
行在侍臣有感泣者
漢軍鑲黃旗范大司馬承勛
開國名相文肅公第三子閩督殉難忠貞公弟也康熙
三十二年冬以雲貴總督
陛見來京師値
上謁
孝陵因迎至米峪口

上見公天顏和霽諭曰爾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効力爾兄又爲國盡節朕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纔八九年矣爾鬚髮皓白如此此郊外寒冷今將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爾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並

賜御書世濟其美額自古君臣定分廉遠堂高仰軫念賢勞推恩勛舊亦必無

綸音愷惻浹沁心脾至於此極者也

壬癸藏札記卷六終